



# **Oxford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at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A Hons Second Year

Classical and Modern Texts

## Classical Texts for BA Hons in Chinese (Second year)

### 1. *Shiji*

*Shiji* 史記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5)

- a. *Cike liezhuan* (85.2515-2536)

### 2. *Shijing*

*Shijing pingzhu duben* 詩經評注讀本 (Taipei: Sanmin, 1982)

- a. *Guan ju* (11.1.4-9)
- b. *Tao yao* (11.6.23-26)
- c. *Biao you mei* (14.20.70-72)
- d. *Jiang you si* (14.22.75-77)
- e. *Xiang shu* (10.52.199-201)

### 3. *Quan Tang shi*

*Quan tang shi* 全唐詩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5)

- a. Wang Wei, *Shao nian xing si shou* (128.1306j)
- b. Li Bai, *Ba jiu wen yue* (179.1306)
- c. Cen Shen, *Bai xue ge song wu pan guan gui jing* (199.2050)
- d. Du Fu, *Chun ye xi yu* (226.2439)
- e. Bai Juyi, *Fu de gu yuan cao song bie* (216.4836)

### 4. *Gu wen guan zhi*

*Gu wen guan zhi* 古文觀止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9)

- a. Tao Yuanming, *Tao hua yuan ji* (7.290-291)
- b. Han Yu, *Shi shuo* (8.333-335)
- c. Liu Zongyuan, *Bu she zhe shuo* (17.294-296)
- d. Ouyang Xiu, *Zui wen ting ji* (10.447-448)
- e. Su Shi, *Xi yu ting ji* (11.487-489)



快，兼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

〔二〕案 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視柯今爲視阿也。」

〔三〕案 應 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應 鐵論以爲長八寸，其頭類 匕，故云「匕首」也。

〔四〕案 公羊傳曰：「曹子進曰：『君何求？』桓公卒不能應，曹仲連爲言之也。」

〔五〕案 齊魯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墉，即近齊之境也。

〔六〕案 倍音佩也。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二〕

〔一〕案 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一〕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

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

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

事。〔三〕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二〕案 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

〔三〕案 應言其將有內難殺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曰：「知光有他志」。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二〕次曰夷昧，〔三〕次曰季子札。諸樊知

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

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

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管陰養謀臣以求立。

〔一〕案 應 祭音側界反。

〔二〕案 應 亡葛反。公羊作餘未。

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二〕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

餘、屬庸〔三〕將兵圍楚之濊，〔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

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因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四〕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二〕案 應 春秋昭二十六年「季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

也。

〔三〕案 應 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

〔四〕案 應 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 濊江有濊縣，天柱山在南。晉，杜預左傳注云：「濊，楚邑，在廬江大縣西南



也。〔正義〕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說諸侯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若我何」。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國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釋「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若」，謂專諸欲以老弱託託，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閔閔。閔閔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正義〕注條之十二年夏也，吳承孫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傳，經更與左氏吳承孫同。此傳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左傳〕曰「伏甲」，謂甲士也。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左傳〕曰「肩」，一作「筮」。

〔正義〕音拔。〔左傳〕音拔，兵器也。劉逵吳郡賦注「鉞，兩刃小刀」。

〔左傳〕上音陽，下如字。左傳曰「光傷足疾」，此云「詳」，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

〔集解〕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

〔左傳〕刺書七賜反。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左傳〕徐廣曰「閔閔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營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辭去之。

〔正義〕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左傳〕案：左傳范氏謂昭子言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後因以邑為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正義〕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寅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世家。

〔三〕案國語初則辭以酒，後又率樽，總水灌鬲，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

〔二〕案國語大宛傳曰：「向故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樽，槌也，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飲器者，以樽子，呂氏春秋並云：「樽子，漆智伯頭為樽，故云。」

〔三〕案國語：「足律反。國音，字亦作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二〕吞炭為啞，〔三〕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四〕顧不易邪？」〔五〕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六〕

〔二〕案國語：「國音，字亦作釋。」國語：「漆，有瘡，近之多患瘡腫，若戰病然，故國語以漆塗身，令其若痼耳。然國語相近，古多假「風」為「國」，今之「國」字從「子」，故國有「國」字，國語說此亦作「風」字。

〔三〕案國語：「國音，字亦作釋。」國語：「漆，有瘡，近之多患瘡腫，若戰病然，故國語以漆塗身，令其若痼耳。然國語相近，古多假「風」為「國」，今之「國」字從「子」，故國有「國」字，國語說此亦作「風」字。

何其言之不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二〕案國語：「謂因得殺襄子。」

〔四〕案國語：「反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

〔五〕案國語：「謂今為瘡腫也。」

〔六〕案國語：「言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敵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三〕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二〕正續：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

〔三〕案國語：「衣盡出血。襄子迎車，其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考，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

其後四十餘年而軼有**聶政**之事。(二)

(二) **案** 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一)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二) **案** 地運河內有軼縣。深井，軼縣之里名也。 (三) **案** 在濮州濮源縣南三十里。

久之，濮陽**嚴仲子** (二) 事韓哀侯， (三) 與韓相**俠累** (二) 有卻。(三) **嚴仲子** 恐誅，亡去，游求

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 至門請，數

反，然後具酒自暢。(三) **聶政** 母前。酒酣，**嚴仲子** 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 母壽。**聶政** 驚怪其

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 固進，而**聶政** 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

得甘菹，(三)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 之賜。」**嚴仲子** 辟人，因爲**聶政** 言曰：「臣有仇，

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蠶繭之費，(三) 得以

交足下之驪，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三)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

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三) **嚴仲子** 固讓，**聶政** 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

之禮而去。

(二) **案** 高誘曰：「嚴，字仲子。」

(三) **案** 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繆所殺。今言**仲子**

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闕疑傳疑，事難的確，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

(三) **案** 案：上古夾反，下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憐也。

(四) **案** 戰國策云：「韓魏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

解。」是有卻之由也。

(五) **案** 徐廣曰：「一作賜。」**案** 徐氏云一作「賜」。案：戰國策作「憐」，近爲得也。**正** 案：數，色吏反。

(六) **案** 案：此兩反。**案** 郡氏音肥，二義相通也。

(七) **正** 案：蠶繭蠶米也，說栗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姬爲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過大人益解，爲

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

(八) **案** 案：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

(九) **案** 案：禮記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久之，**聶政** 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二) 鼓刀以屠，而**嚴**

**仲子** 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

稱者，而**嚴仲子** 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睡眦之意而

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

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 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

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孫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三）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三）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三）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孫政乃辭獨行。

（二）正通古者相發汲水，有物便實，因成市，故云「市井」。

（三）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三）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三）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三）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三）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左右大亂。孫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三）自屠出腸，遂以死。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二）案國語曰：「韓都河陽，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閭不遠也」。



〔四〕孫臏 齊：齊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

〔三〕劉解 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孫臏 重豈持用反。重豈復也。為人報讎死，乃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

不識也。從曹賈古字少，假借無旁足，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言足松反。正 豈 豈直難反。自

刑作刊。說文云刊，剗也。按：重豈愛憎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記，愛憎其事，不令漏洩，以絕其蹤迹。其姊

妄云爲已隱，誤矣。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

志，〔二〕不重暴骸之難，〔三〕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

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二〕孫臏 潘，潤也。人性淫潤則能含忍，故云淫忍也。若勇躁則必輕死也。

〔三〕孫臏 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二〕

〔二〕秦劍 徐廣曰：「孫政至荊軻百七十年。」孫臏 徐氏據六國年表，孫政去荊軻一百七十年，則謂此傳率略而

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 豈 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宣惠三百七十年，若至襄侯六年，六

百四十二年也。

荊軻者，衛人也。〔二〕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三〕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支屬於野王。〔三〕

〔二〕秦劍 呂氏劍被曰：「持短入長，俟忽從橫。」

〔三〕正 豈 懷州河內縣。

荊軻嘗游過榆次，〔二〕與蓋聶論劍，〔三〕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

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

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三〕

〔二〕正 豈 并州縣也。

〔三〕孫臏 蓋音古廉反。蓋，姓，孫名。

〔三〕孫臏 孫猶豎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豎之也。正 豈 孫猶視也。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二〕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

會。〔二〕孫臏 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齊義。俗本「踐」作「踐」，非。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養蠶者高漸離。(一)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二)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一)築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王維之曾載燕反。

(二)樂府徐廣曰：「飲酒之人。」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二)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轍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三)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sub>(三)</sub>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二)案圖上音鞠，又如字，人姓名也。

(三)正趙以北謂燕國也。

(三)案劍批音自結反。案圖自結反。批謂劍擊之。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二)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三)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躡於單于，(三)其後還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惜然，(四)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燼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騁驚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二)案圖凡人豪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聲要，言可爲心戰。

(三)案圖語，救也。言禍及天下，不可救之。

(四)案圖戰國策「勝」作「勝」。勝，和也。今讀勝與爲義，雖「同」，嫌亦合也。漢史補講兩字常換，今欲北與連和。陳軫傳亦曰「西躡於秦」也。

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二)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驂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三)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四)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二) 案劉向《列女傳》：「荆，一作『拔』。」(三) 案《國策》：「被，一作『拔』。」(四) 案《國策》：「被，一作『拔』。」

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卿，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三) 正義：「燕丹子云：『田光客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三) 正義：「僂，僂僂也。」

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一)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二)秦王貪，(三)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間進，車騎美女悉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四)

(二) 案《國策》：「無父稱孤。時燕王何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號于時亦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廢之太子。』」

(三) 案《國策》：「示也。言以利誘之。」

(三) 案斷絕句。

(四) 案斷絕句曰：「荆與太子遊東宮地，荆拾瓦投擊，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荆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遺酒於薛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荆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荆曰：『太子遇荆甚厚』，是也。」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翳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路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謂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呂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二) 案斷絕句曰：「方城縣有督亢亭。」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  
 馬彪郡國志曰：「方城有督亢亭。」  
 正義：督亢城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呂萬家，將秦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秦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握其劍，(二)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捩(三)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三)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二) 案斷絕句曰：「搢音張煬切。一作「抗」。」案：徐氏音丁據反。搢謂以劍刺其胸也。又云一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

(三) 案斷絕句曰：「一作「搢」。」案：搢音烏軍反。搢音烏亂反。搢者權屈，必先以左手扼石挽也。挽，古「腕」字。

(三) 案斷絕句曰：「治骨曰切。」案：雅曰：「治骨曰切。」聲音稍，亦爛也。發今人莫不可忍云「兩爛」然，皆積怒之意也。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二)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焬之，(三)以試人，血濡縑，人無不立死者。(三)乃裝爲遺荆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三)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二) 案斷絕句曰：「徐一作「陳」。」案：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二〕**陳勝** 倅，樂也，言思遺反。謂以毒藥染劍鋒也。

〔三〕**陳勝**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綢，便立死也。

〔四〕**陳勝** 倅者逆也，五故反。不取逆順，言人畏之甚也。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二〕**正** **趙** 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

〔三〕**正** **趙** 徵，知維反。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荆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擡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陳勝**、**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荆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荆軻**，**荆軻**被八創。**荆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荆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二〕**正** **趙** **劉** 云：「段文物大傳，即謂九賓，不得以開九賓義爲釋。」

〔三〕**正** **趙** **三** **趙** **實** **圖** 云：「秦始皇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秦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梁牛也。」

〔二〕**案** **圖** 戶甲反。押亦函也。

〔四〕**案** **應** 望謂納也。

**正** **趙** **蘇** 子云：「左手擡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名聽要而死。」召煙人鼓琴，琴聲曰：「羅鼓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袖袖隱屏風走之。

(三) [宋] 趙若今檣衛之官。

(六) [宋] 趙且言即餘反。

(七) [正] 趙堤，堤帶反。

(八) [宋] 趙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又據丹子稱翠聲曰：「虛塵之劍，可負而拔，是也。」

(九) [宋] 趙與「趙」同，古字耳，音持徐反。

(三) [正] 趙燕丹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二) [宋] 趙漢續編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噴，首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喜，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置衍水中，(二)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二) [宋] 趙水名，在遼東。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

人庸保，(二)匿作於宋子。(三)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者不善。」從者(三)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二)之，乃矐其目。(二)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二)復進得近，舉筑朴(二)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一) [宋] 樂布傳曰：「齊肅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鵬冠子曰：『伊尹保酒。』」

(二) [宋] 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宋] 徐注云：「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正] 趙宋子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

(三) [宋] 趙謂主人家之左右也。

(四) [宋] 趙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據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曰『日斷五足，丈人故言通』是也。」

(五) [宋] 趙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以久處約」。

(六) [宋] 趙徐廣曰：「互以爲客。」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二〕**〔案〕** 陸晉澤各反。

〔三〕**〔案〕** 海各反，一音角。陸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

〔四〕**〔案〕** 秦，劉氏云「銘爲楚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五〕**〔案〕** 晉十反，朴，聲也。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一〕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二〕**〔案〕** 案：不講請不論習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一〕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二〕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三〕**〔案〕** 譙舟子曰：「丹求歸，秦王曰『馬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廟門木爲生角足」。

〔四〕**〔案〕** 較，明也。

〔案〕隱逃寶，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荏，定吳篡位。彭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 史記卷八十七

###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一〕年少時，爲郡小吏，〔二〕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一〕**〔案〕** 地理志汝南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徙上蔡。

〔二〕**〔案〕** 鄉小吏。劉氏云「掌鄉文書」。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秦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一〕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二〕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三〕故話〔四〕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

周南十一篇

一、關雎

這是詩人歌詠君子追求淑女的戀情之詩。

關關雎鳩<sup>①</sup>，在河之洲<sup>②</sup>。窈窕淑女<sup>③</sup>，君子好逑<sup>④</sup>。(一)

【註釋】

①關關：雌雄相和之鳴聲。雎：音居，水鳥，即魚鱉。②河：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③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④逑：美狀為窕。⑤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⑥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⑦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⑧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⑨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⑩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⑪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⑫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⑬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⑭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⑮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⑯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⑰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⑱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⑲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⑳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㉑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㉒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㉓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㉔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㉕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㉖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㉗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㉘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㉙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㉚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㉛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㉜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㉝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㉞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㉟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㊱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㊲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㊳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㊴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㊵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㊶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㊷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㊸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㊹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㊺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㊻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㊼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㊽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㊾窈窕：音咬一公，窕：音太一公，窈窕：幽閒。淑：善。揚雄方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言有國聞賢淑之德之淑女，內心外貌均美善。㊿詩經中凡單言河者皆謂黃河。洲：水中可居之地。

(1)牛運震曰：

【評析】

①關關二字，分明寫出兩鳩來。

②先聲後地有情，若作河洲睡鳩，其唱關關，意味便短。  
③窈窕二字，形容淑女，說盡矣，卻又盡妙。  
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字對，錯綜得妙，若作淑女窈窕，君子好逑，便直致無味。

(2)方玉潤曰：

此詩佳處，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細味自見。取冠三百，真絕唱也。

參差荇菜<sup>①</sup>，左右流之<sup>②</sup>。窈窕淑女<sup>③</sup>，寤寐求之<sup>④</sup>。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sup>⑤</sup>。悠哉悠哉<sup>⑥</sup>，輾轉反側<sup>⑦</sup>。(二)

【註釋】

①參：音沙，差：音沙，參差：長短不齊貌。荇：音杏，水生植物，似蓬，可食。②流：音流，寤：音衛，寐：音昧，寤寐：醒時、夢中，均思以求之也。③思：語詞。服：思得成眠。④悠：悠哉悠哉：言思念之深長。⑤輾轉：反復轉動。輾轉反側：謂因思念淑女而翻來覆去不得成眠。

【評析】

(1)牛運震曰：  
①參差字工細，左右從此二字生出。

詩經評註讀本  
裴音賢 (ed. for)  
Tibei: Garprun, (1982)

## ② 疏字法妙。

③ 求之不得，中間加一轉筆，委婉紆折。

④ 求之思服，一事分作兩層，意思便厚。

⑤ 末二句筆勢一蹶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令人黯然消魂。

⑥ 此謂君子思淑女也，若作宮人輾轉反側便無味。

⑦ 方玉潤曰：「此詩一氣貫注，不覺其分，而意自見。」

⑧ 跟上求字，忽生出不得一層，文心乃曲。

⑨ 忽轉繁絃促音，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後皆平省矣。

⑩ 竹添光鴻曰：

無「求之不得」四句，則全詩平疊直敘，無復曲折，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疊之間，插此四句，遂覺滿篇衍生動矣。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三）此詩一氣貫注，不覺其分，而意自見。

## 【註釋】

● 采：即採之本字。

## 【評析】

(1) 陳啓源曰：

「友、樂二章，預計初得時事也。」此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非道鼓瑟通，而爲

計劃想像之結果。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四）

## 【註釋】

● 考：音冒戶火，家點。本朱熹及姚鼐極疑。

## 【評析】

(1) 孔穎達曰：

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鏜鏜，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

(2) 生運震曰：

① 只友之，樂之二語已足，不更作道樂酣暢語，此之謂古淡之音。

② 兩疊無轉換而自然流暢。

③ 看他窈窕淑女，一連說了四遍，重疊反復，有津津蘊蘊之神。



## (3) 方玉潤曰：

友字樂字，一層深一層，快足滿意而又不涉於侈靡，所謂樂而不淫也。

## 【總評】

(1) 朱熹曰：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性情之正，聲氣之和

也。

## (2) 李運震曰：

①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語已盡此詩之妙。不傷者，舒而不迫；不淫

者，淡而不濃。細讀之，別有優柔中平之旨，潔淨希夷之神。

② 爲哀極幽曲之態，爲樂用平直之調。

③ 輾轉反側，琴瑟鐘鼓，都是空中設想，虛處結情，解詩者以爲實事，失之矣。

## (3) 崔述曰：

① 常安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遠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

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

道成者也。

## 二、葛覃

這是描寫出嫁婦女準備歸寧，回娘家省親的詩。

葛之覃兮<sup>①</sup>，施于中谷<sup>②</sup>。維葉萋萋<sup>③</sup>，黃鳥于飛<sup>④</sup>，集于灌木<sup>⑤</sup>，其鳴

喈喈<sup>⑥</sup>。(二章)

## 【註釋】

① 葛：草名，蔓生，莖細長，莖之纖維，可織葛布。萋：音子兮，延長。② 施：古讀與拖字同，拖也。屈萬里先生說。或讀爲亦一，移也。中谷即谷中。③ 萋萋：茂盛貌。④ 黃鳥：較黃鶯體積爲小之鳥，食衆，今俗名黃雀。余別有「詩經黃鳥食衆考」一文載「詩經黃鳥食衆考」。于飛：正在飛。⑤ 灌木：自根部叢生之木。⑥ 喈：音子一止，喈喈：鳥鳴聲。

## 【評析】

(1) 蘇轍曰：

德·維斯·斯·...·...

① 宜爾子孫繩繩兮！ (二章)

(\*) ...

① 薨：書烘尸之，薨號；形容羽聲衆多。② 繩繩：連續不絕貌。

② 宜爾子孫蟄蟄兮！（三章）

【註釋】

①揖：音繹之一，揖揖：形容羽聲衆多。②簋：音直史，簋：盛多貌。

【總評】

[illegible]

(1) 呂大臨曰：

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暨言衆多之狀，其變如

## ② 醒察目

嵇斯之詩與穆木三章，皆詞氣和平，文義同互，反覆而吟詠之，則深湛醞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謫矣。

(3)牛運震曰：

子孫說彙斯，奇。疊字爲調，節短韻長。

## 六、桃天

這是一篇祝賀嫁女的詩。

桃之夭夭<sup>①</sup>，灼灼其華<sup>②</sup>。之子于歸<sup>③</sup>，宜其室家。（二卷）

【生財】

●天夭：少好貌。●灼灼：鮮明貌。華：古花字。●之子：此子，謂出嫁之女子。歸：女子出嫁曰歸。于歸：正在出嫁。

(1) 罐展田:

婦人之賢，莫大於宣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宣矣。

②牛鞭鞭頭

①只天天二字，寫桃花便如少女。

②宜字穩妙。

③方玉潤曰：

艷絕，開千古詞賦香奩之祖。

桃之夭夭，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三章)

【註釋】

①實：音填亡兮，大。有實即實然。

【評析】

①毛萇曰：

實，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②朱道行曰：

凡華雖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實其實。彼于歸者之有子

似之。

桃之夭夭，其葉湊湊。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三章)

【註釋】

①湊：音珍止，湊湊：茂盛貌。

【評析】

①牛運震曰：

華，實、葉三層，句透三變。

②方玉潤曰：

意盡首章，葉、實則于歸後事，如綠葉成陰子滿枝，亦以見婦人貴有子也。

【總評】

①朱晉曰：

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以其有是效也。

②姚際恆曰：

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咏美人之祖。

③牛運震曰：

美「之子」也，淺淡覺便自嫵媚。

④崔述曰：



此篇語意本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嚮稱，爲齊儉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體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儉者，多以婿之富盛安樂爲美，而誇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能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祇欲其宣家宣室宣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卽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

(5) 方玉潤言：關雎從男求女一面說，此從女歸男一面說，互相掩映，同爲美俗。以如花勝玉之子而宣室宣家，可謂德色雙美，絕稱一時。

## 七、兔置

這是讚美武夫的詩。

肅肅兔置<sup>①</sup>，椓之丁丁<sup>②</sup>。越越武夫<sup>③</sup>，公侯干城<sup>④</sup>。(二)

### 【註釋】

① 肅肅：糾結縹緗貌。置：音居リ以，網。兔置：捕兔網。② 椓：音啄X乙，擊。丁：音爭X乙。

丁：擊木椓以固定兔置之聲。③ 越：音科リ一又，越越：勇武貌。④ 公侯：指國君。干城：干即盾，所以護身。城以阻敵。盾與城皆禦敵捍衛之物，故以之比武夫。

### 【譯析】

(1) 鄭玄曰：

干也城也，櫜以禦難也。此置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干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2) 嚴粲曰：

可爲公侯之干城，言勇而忠也。

(3) 牛運震曰：

一兔置耳，卻用肅肅字摹神，真有部伍森嚴氣象。干城字借用，奇。

(4) 方玉潤曰：

肅肅二字寫出軍容嚴肅之貌。

肅肅兔置，施于中遠<sup>①</sup>。越越武夫，公侯好仇<sup>②</sup>。(三)

### 【註釋】

## 【註釋】

●處：居。

## 【總評】

(1) 黃櫨曰：

因陋而動其思念之情。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更其詞以協聲耳，不必求其異義也。

(2) 輔廣曰：

此詩念其勞，美其德，褒其早事，以還歸，無諫欲，無德辭，可謂得其辭性之正矣。

(3) 謝枋曰：

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之法度也。

(4) 牛運震曰：

(3) 山之下，山北也。山側山下，聲聲自遠而近，與意更緊。

## 二〇、標有梅

(1) 這是詩人描寫邀齡未婚女子待嫁心情的民歌。

## 【註釋】

① 標：音之么，堅落。有：語詞，無義。② 七：七成，謂樹上留有果實七成。③ 庶士：衆男士。④ 迨：及。吉：吉時。

## 【評析】

(1) 嚴粲曰：

述女子之情，言零落之餘，尚有殘梅。其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於此衆士之中，其擇之以爲昏姻，當及此時日之吉，俟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二)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三)

## 【註釋】

●頃筐：斜口筐，後滿前低。暨：音系丁，取。② 謂：告語。『謂之』或爲『會之』的假借。

## 【總評】

## (1) 牛運震曰：

① 三章一步緊一步。

② 嫺而不驕，切而不怨，古詩「門前一樹櫻」及「驢地喚天」等語，較此粗而激矣。

③ 此自女子之情，詩人爲之爲其意耳。開後世閨怨之祖。

② 普賢曰：

周代禮俗，男子三十當娶，女子二十當嫁。婚姻大事，必備禮而行之，以昭鄭重。然遂

齡失婚男女，無力備禮者，可於仲春之月相會，奔者不禁，男女婚嫁，得以及時也！此詩刻

劃遂齡待嫁女子心情，入木三分。古詩十九首：「傷彼重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

將隨秋草萎。」則是參徵手法了。

## 二、小星

這是駕公務員晝夜奔忙，自歎勞碌命的詩。

## 【註釋】

嗟彼小星<sup>①</sup>，三五在東。肅肅宵征<sup>②</sup>，夙夜在公。寔命不同<sup>③</sup>。(一\*)

① 嗟：音蘇入声，明貌。② 肅肅：疾貌。征：行。③ 寔：同實。下同。詩爲勞苦役人，而且怨

## 【評折】

(1) 牛運震曰：「三五在東，爲得歷歷如畫。」

① 三五在東，爲得歷歷如畫。

② 寔命不同，語似含怨，乃所以爲不怨也。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sup>①</sup>。肅肅宵征，抱衾與裯<sup>②</sup>。寔命不猶<sup>③</sup>。(二\*)

## 【註釋】

① 參：音申尸上，昴：音卯門上，皆星名。② 衾：音琴くべ，被予。裯：音綢多文，被單，或謂短

## 【總評】

(1) 韓嬰曰：

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2) 姚際恆曰：

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前人以為姜夔作者，

以「抱衾與桐」一句也，子正以此句疑其非。何則？進御於君，君豈無衾桐，豈必待其衾桐乎！家妾各抱衾桐，安置何所？蓋「抱衾與桐」云者，猶後人言「襁被」之謂。

③方玉潤曰：

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遠，繼之以夜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命之不同，則大小臣之不一，而朝野勞逸之懸殊也。既知命不同而仍克盡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怨天心，不敢有怨王事，此何如器識乎？此詩雖以命自委，而循分自安，毫無怨辭，不失敦厚遺旨，故可風也。

④陳文開曰：

舊稱妾曰小星，本毛詩義。詩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朱彥集傳從其說。韓詩則以小星喻小人在朝。姚際恆定爲小臣行役之作。俞平伯讀書札記，採姚說，並曰：「小星一詩既文義昭然，何來小序謬說？又何故鄭玄從之而後人亦從之耶？此緣諸說根本已謬，故枝葉不得不謬。根本謬者何？他們以詩爲孔子六經之一，以爲是有功能，有作用的東西。詩之功用何在？美刺正變是也。有美斯有刺，有正斯有變，故風雅俱分正變。風之正，二南是也；其變，十三國風是也。正風有美無刺，故盡是后妃夫人之德化。周南每篇必曰后妃，而召南每篇必曰夫人，而且必

## 二二、江有汜

這是長江上游的民歌。寫一男子所戀女子嫁人，男子失戀。初尙好強，說她不嫁自己會後悔，最後卻苦痛得以悲歌代泣，大聲的號叫了。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二)

【註釋】

①汜：音四八，水決復入。朱熹定爲在江陵一帶。②之子：此子，子指女子。婦：女子出嫁曰婦。③以：與，共。

【評析】

①黃佐曰：

江水東注，而猶有復入之汜，以與之初不與己偕行，而後有復回之志。

②牛運震曰：

①疊一句作逗，別調。

②託興甚奇，亦以相反見義。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三)

【註釋】

渚：音主之，水中小洲，時隱時現，有變化，冀其改變心意。與：共。處：朱駿聲謂假借爲。故：憂病。較前更深一層。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三)

【註釋】

汜：音去入，江水別出不再流回。是之子絕無回轉之望矣。過：過訪。則：音季丁，處口作聲，以舒憤懣之氣。

【評析】

①牛運震曰：嘆歌二字拆用得妙。

【總評】

①牛運震曰：

調促急而意纏綿。

②方玉潤曰：

前二章作或然之想，末一章寓無聊之心。

### 二三、野有死麇

林地獵人，用獵獲的鹿與鹿爲禮，結識了當年玉貌的美麗姑娘。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二)

【註釋】

麇：音君以，鹿，形似鹿而小，色黃黑，頭無角，此之牙露出口外，足善走。白茅：多年生草，高一尺，葉細長而尖，春時先葉開花，簇生莖頂，有白毛密生，長二寸許。懷：思。懷春：微春。

前猶託諷，此章則直刺之。

②牛運震曰：

「公然唾罵矣。措詞卻自莊雅。妙在緩重迂闊，不甚緊切。『饒舌姻也』語極雅妙。淫女孽根，正在於此。」  
③牛運震曰：「公然唾罵矣。措詞卻自莊雅。妙在緩重迂闊，不甚緊切。『饒舌姻也』語極雅妙。淫女孽根，正在於此。」  
④硬排四「也」字，句老橫之極。

【總評】

①朱公遷曰：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三章不取命也。②不取命也。③不取命也。④不取命也。⑤不取命也。⑥不取命也。⑦不取命也。⑧不取命也。⑨不取命也。⑩不取命也。⑪不取命也。⑫不取命也。⑬不取命也。⑭不取命也。⑮不取命也。⑯不取命也。⑰不取命也。⑱不取命也。⑲不取命也。⑳不取命也。㉑不取命也。㉒不取命也。㉓不取命也。㉔不取命也。㉕不取命也。㉖不取命也。㉗不取命也。㉘不取命也。㉙不取命也。㉚不取命也。㉛不取命也。㉜不取命也。㉝不取命也。㉞不取命也。㉟不取命也。㊱不取命也。㊲不取命也。㊳不取命也。㊴不取命也。㊵不取命也。㊶不取命也。㊷不取命也。㊸不取命也。㊹不取命也。㊺不取命也。㊻不取命也。㊼不取命也。㊽不取命也。㊾不取命也。㊿不取命也。

②牛運震曰：

③二章婉諷，本章直斥。苦心厚道，情見乎詞。

④普賢曰：

此詩一二兩章比，三章賦。比者，以紅比衛宣公之暴淫，人莫敢指責，更似朝虹之驟雨為患。一個女子的出嫁，遠離了父母兄弟，而秦穆公嫁女與晉，更有任嬖權衡的分寸。三章直賦其毒，申言竟有這樣惡劣的人，對自己兒媳強行婚配，真是太沒有信用了。不知雙方的父母之命到那兒去了？還剩一點做人的道理嗎？我豈還還有什麼辦法呢？

## 五二、相鼠。

這是一篇刺人無禮，連鼠都不如的詩。

相鼠有皮<sup>①</sup>，人而無儀<sup>②</sup>。人而無儀，不死何爲<sup>③</sup>！<sup>（三章）</sup>

【注釋】

①相：視。②儀：禮儀。③不死何爲：不死何爲？

【評析】

①鄭玄曰：人而有皮，猶鼠也。人而無儀，猶鼠也。今言死之，猶鼠也。

人而有皮，猶鼠也。人而無儀，猶鼠也。今言死之，猶鼠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sup>①</sup>。人而無止，不死何俟<sup>②</sup>？<sup>（三章）</sup>

【注釋】

①止：停止。②俟：音四，等待。

相鼠有體<sup>①</sup>，人而無禮<sup>②</sup>。人而無禮，胡不遄死<sup>③</sup>？<sup>（三章）</sup>



## 【註釋】

①體：肢體。②胡：何。③逝：言船之迅，快速。

## 【總評】

(1) 歐陽修曰：

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飾其身，貴鼠之不如此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

(2) 范處義曰：

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疾惡之甚，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

(3) 嚴粲曰：

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4) 牛運震曰：

①痛呵之詞，幾於裂眦。

②取與不倫，措語令人難堪，為頑梗人說法不得不爾。

(5) 普賢曰：

這篇講禮之重要，可以說是一篇說教詩。荀子禮賦云：「非日非月，為天下明。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可見禮之於人於國是何等重要！一個不懂禮儀的人，活在世上所做所為，小則損人，大則害國。所以本詩痛罵不懂禮者「不死何為」「不死何俟」；最後簡直就是逼他趕快死掉，免得活着做個害羣之馬，擾亂社會。但所謂「禮」，是因時因地而異，有些在從前認為是合乎禮的，在今日卻成了「吃人的禮教」；在今日認為是合乎禮的，在從前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東西方的禮也有所不同。不過大家都應該按照「禮」去做，卻是古今中外所公認的道理。

## 五三、干旄

這是寫衛國一位貴族乘車去看他情人的詩。

予子干旄<sup>①</sup>，在浚之郊<sup>②</sup>。素絲紉之<sup>③</sup>，良馬四之<sup>④</sup>。彼姝者子<sup>⑤</sup>，何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一作鳥啼山客猶眠。此首一作皇甫曾詩。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一作西谷黃梁夜香。

### 少年行四首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一身能擘一臂兩雕弧。磨礪千重一作裏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 贈裴旻將軍

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瑠弓百戰勦。見說雲中擒默獍。始知天上有將軍。

###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詩年十七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一無拜掃二字

大羅天上神仙客。濯錦江頭花柳春。不爲瑤雞稱使者。唯令白鶴報鄉人。

### 渭城曲

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一曰陽關。王維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詩。後遂被於歌。劉禹錫與歌者辭云。舊人唯有何處在。更與殘陽唱渭城。白居易對酒詩云。相逐且莫催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即點是更盡一杯酒。而陽關無故人也。渭城、陽關之名。蓋因辭云。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一色綠。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 齊州送祖二

一作送別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一作周使我悲。爲報故人顛倒盡。如今不似洛陽時。

###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 靈雲池送從弟

金杯緩酌清歌轉。畫戟輕移曉籟回。自歎鸛鵒臨水別。不同鴻雁向池來。

### 送沈子歸江東

一作送沈子昭之

楊柳渡頭行客稀。晉師還架向隴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一作春歸。

###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一作垂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一作君處逐人。

### 寒食汜上作

一作途中口占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 戲題輞川別業

柳條拂地不須折。松樹披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猿子。柏葉初齊養麝香。

### 戲題盤石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跡。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羣峯西。

春陪南州裴使君遊石娥溪時欲東歸送有此贈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滄海滄洲雲。飄飄紫霞想。剖竹商洛間。政成心已閒。蕭條出世表。冥寂閉玄關。我來屬芳節。解榻時相悅。簾帷對雲峯。揭挾指松雪。暫出東城邊。遂遊西巖前。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鑿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駕歸去來。露華生翠一作綠苔。淹留惜將晚。復聽清猿哀。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明發首東路。此權焉可忘。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鵝山湖三首

初謂鵝山近。寧知湖水遙。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桡。湖闊數千里。湖光搖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遙看鵝山轉。卻似送人來。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一作明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李稔清風一作風。芳聲騰海隅。英條滿四座。榮若瓊林敷。鵲音弄倒景。蛾眉綴明珠。新弦採一作奏梨園。古舞嬌吳歎。曲度纔雲一作清漢。聽者皆歡娛。雞棲何嘈嘈。沿一作江月涕零。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宴鄒參卿山池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迴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遑誰。

遊謝氏山亭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間久寂寞。歲物徒芳榮。愔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煥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

把酒問月故人賀季問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同族姪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遠公愛康樂。爲我開禪關。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閒。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

客來花雨際。秋水落金池。片石寒青錦。疏楊挂綠絲。高僧拂玉柄。童子獻霜梨。惜去愛佳景。煙蘿欲暝時。

岑參

臨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題縣南樓

黎陽城南雪正飛。黎陽渡頭人未歸。一作渡口人還稀。河邊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縫衣。故人高臥黎陽縣。一別三年不相見。邑中雨雪偏著時。隔河東郡人遙羨。鄰都唯見古時丘。漳水還如舊日流。城上望鄉應不見。朝來好是懶登樓。

客舍悲秋有懷兩省舊遊呈幕中諸公

三度爲郎便白頭。一從出守五經秋。莫言聖主長不用。其那蒼生應未休。人間歲月如流水。客舍秋風今又起。不知心事向誰論。江上鷓鴣空滿耳。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一作雌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一。一作千尺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乘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海中更有赤鯉。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蔡沙磧石然崩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燄。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之一作君薄。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烽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一作胡吹笛大軍行。四邊伐一作鼓聲薄薄。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雪片闊。沙一作河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數水歌送竇漸入京

羅敷昔時秦氏女。千載無人空處所。昔時流水至冬流。萬事皆逐東流去。此水東流無盡期。水聲還似舊來時。岸花仍自羞紅臉。堤柳猶能學翠眉。春去秋來不相待。水中月色長不改。羅敷養蠶空耳聞。使君五馬今何在。九月霜天水正寒。故人西去度征鞍。水底鯉魚幸無數。願君別後垂尺素。

天山雪歌送蕭治一傳歸京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峯萬嶺雪崔嵬。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大一作大向交遊萬事備。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與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一作傳深久。猿區望匪它。司徒幸蜀下燕趙。聞道井州鎮。尙書王恩禮訓士齊。幾時通蜀北。當日報關西。懸關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時一作詩。一作來時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一作身。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尙風塵。

客至原注。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一作有羣鷗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遣意二首

曄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一作夜移橙。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一作船。一作玄明細火。宿雁聚圓一作寒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

稚子夜一作能除。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一作野月。一作莊白。春一作江流浪浪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東山隱者。知子懷是眞。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一作及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春水

三月桃花浪一作水。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一作岸。碧色動柴門。接續垂芳餌。逶迤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一作不知無數鳥。何意更相喧。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一作灘。一作羅潭欲平。鷗鷺鷗鷺草漫香。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隴旁。

江亭

江南送北客因潯寄徐州兄弟書

韓愈 年十五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

情。

夜哭李夷道

逝者絕影響。空庭朝復昏。家人哀臨畢。夜鎖壽堂門。無妻無子何人葬。空見銘旌向月翻。

病中作

韓愈 年十八

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

秋江晚泊

扁舟泊雲島。倚櫓念鄉國。四望不見人。煙江澹秋色。客心貧易動。日入愁未息。

旅次二首 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與人交接。寺門開向山。暮鐘寒鳥聚。秋雨病僧閑。月隱雲樹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

願。

長安正月十五日

憶諠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

過高將軍墓

原上新墳委一身。城巾舊宅有何人。故堂賓閣無歸日。野草山花又欲春。門客空將感風淚。白楊風裏一

霑巾。

寒食臥病

病逢佳節長歎息。春雨濛濛榆柳色。羸坐空非舊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誰語里巷踰青歸。笑閉柴門底

寒食。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尊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江樓望歸時避離花雨中

潯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道路通荒服。田園隔曉塵。悠悠滄海畔。十載避黃

巾。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瘴鄉非舊日。歸思遶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

成。

寒食月夜

風香露重梨花溼。草舍無燈一作燈愁未入。南鄰北里歌吹時。獨倚柴門月中立。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

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庚寧、管田之所。乘陰攝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夫知命、夫復何疑。聊、且

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公罷彭澤令、歸賦比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寶地受用處、非徒于道者不能。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太原、孝武武陵人捕魚爲業。武休、蜀嗣廣帝德亭半邊。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韻。忽逢桃花林。意傳之。妙在無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蘚美、落英繽紛

聲、紛。○品平。紛紛，雜亂貌。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窮，盡。不凡。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中得。亦是無意。山有小口、晨。筆子點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人。俗人至此便反矣。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一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畝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酌人微。悉如外人。山中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髫、小兒垂髮。○均然、皆然也。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解，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聞有此人，感來問訊。無業堡。妙在漁人金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劉山來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真是目空此人。一爲具言。所聞皆驚悅。

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情如此。此中人語、不足

爲外人道也。可憐一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有此人，亦大及

郡下、詣太守說如此。讀至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路。太守欲問津。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尋、鑄也。○高士後遂無問津者。欲問津而不果。住。怒然而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爲仙爲隱。靖節嘗言袁  
亂時、慨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古文觀止卷之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說得師道如此尊重。人非生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下承解惑誠生

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

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韓愈此語在嗟乎、師道之不

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韓愈此語在嗟乎、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

益聖、益愚益愚。嗚呼、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此是高一等說、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

也。童子何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其大者、可謂不明也。○此說等常語、與後文至理、其理顯、其辭切、而遺忘巫醫樂師

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

聞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以義有位卑則足羞、官威則近諛。

有聲有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何陋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也。列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義。前以至賢者形

師。反復稱、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鄉子

之徒、儲其賢不及孔子。起于諸官各手鄉子、前樂于義、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

我師。儲于八敘師義、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數語語道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蟠于今余嘉其能行古道、故予

作師說以貽之。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師道皆師、無論長幼貴賤、雖人自尋。因借時人不肯從

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等之。適是爲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請公然後以師道自

任。而作此以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節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

荒於嬉。行學成於思、毀於隨。順、因循也。○雖然、方今聖賢相逢、

治具畢張。鑄才分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鰭、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

不庸。鱗、用爬、羅剔扶、擿取才。○刮去磨光。人材、蓋有幸而獲選、孰

云多而不揚。韓詩、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

尤殷勤焉。謂下易書詩所載是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

之言無所用。時、今或動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關公此

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謂具是二道、有行之者

矣。此殷時、紂多、先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謀範、辱於囚奴。昏

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貞、

困於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應前二曰、及天命既改、生

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

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誥、周書篇。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

範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誥、箕子以洪範。○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應前

錄錄然得而腊之、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跪上瘰癧、去死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燭草木盡死。以蠶人、無禦之者。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作是頌云。頌、不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今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列於易象、

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嘉先生獨列於易象、

向使紂惡未殄、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佳、以次





此句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此小文耳、卻有許多議論。必先將孔子肯政達于虎一句、然後有一番之意。前後是伏按語、全無與後處接之處。若將以上兩句、所謂言之者無事、聞之者足以爲戒、  
之文、用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背、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

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橐、無底也。橐駝、背隆然、高起貌。橐駝、背隆然、高起貌。

命名。○以上先將橐駝二字、寫作一駝。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何者、長安人爭迎也。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饗會及賣果者、橐駝皆爭迎取養。○橐駝、

而發之。橐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橐駝、雙。且碩茂、實以蕃。

其樹大而實、其實多。他植者、雖鏡何微慕、莫能如也。似後文一句、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新、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已盡于此。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此題發時、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轉、轉也。○此段是三字理。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著之也。結、轉也。○此段又反前

子養樹上說道理、從上他植者則不然。之得、下言有之矣。根拳而土易、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

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

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此段明他植者其能如一句理。○以上正意、發也。○以上反意、

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結、不終一句、下就他植者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結、不終一句、下就他植者

龍門得意之筆。是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

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

阻、割奪削磨。百年之間、澆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雖不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

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豈非樂之所由來。此作修之來此、

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

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

秀。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子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

醉翁亭記

歐陽修

作記述文、敘述到六宋初建休養生息所政、立言何等闊大。其借

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妙絕。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其西望

之蔚然、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

出於兩峯之間者、壘壘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

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明

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春



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間之四時也。臨晉之

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處收朝暮四時、樂字、起下文敘樂字。至於

下段、賓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sup>上</sup>、攢、提攜、

隄也。不往來而不絕者、除人避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

泉香而酒冽。冽也。清山肴野蔌，謂之蔬。○菜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遊先朝縣人

妙本字莫、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仁猷、賈射者中、鼓奕者勝。圖、航賊、籌交錯、

號、開帳。著、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乎其耄者、太守醉所以記許。

也。字自醉。妙。太已而下毀。貴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歸後樂。○石太中云：賓客亦去，猶又應出，禽鳥之樂也。

下便借動一路送轉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刺劇四語、從前許多鋪張、俱有聲氣。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記。出作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姓。出作記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說卸、逐步頓挫、句是記學、句是記本字、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悚然而聽之。起下文曰、異

哉、初淅瀝以瀟颯、含處入聲、忽奔騰而砰湃、音平、波聲句。如波濤夜驚、音一屋、浪聲句。

兩驟至。二其觸於物也、縱鐵貫、鏗鐸、鏘金鐵皆鳴。舍起聲又如走敵之

兵、衝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衝枚、所以止聽聲也。衝、衝子口而擊于頸後、則

不能言。○三晉、連下三晉、長短參差、虛張秋聲、極意揄揚。子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儲病、音見。童子曰、

星月皎潔、明河在天。魏芳四無人聲、聲在樹間。聞妙。方是子曰、噫嘻、悲

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蕭瑟子聲、細出秋聲二字。空庭、空寂歟、領起全篇。先蓋夫秋之爲物也、

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容其氣懷乎

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宣武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變故周公以其後官此、意最高、而自處亦謙。孔子、雖以孔子比鳳凰、始知

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軻出賢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軻出賢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

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風情之樂。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卿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

逾年、未嘗窺其門。欲窺其傳見、先為其文勢圖招。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郭

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賦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韓愈二

陽文述公考諸禮勸進士、疾詩文之譴異、思有以激之。唐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辨實以示文公。文公辭言、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會子固所爲。子固、文公門下士也。乃與公第二。○不爲世俗之文、應上疏去世俗之弊、正凡知己處。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視、而鄉之十餘年

閭閻、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以上數言皆之謙按、自己退而思之、人之遭遇、極爲淋漓闊豁。

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應仕官貴、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姑地步、苟其饒一時之幸、從事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

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事、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銅收錄四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賦願與聞焉。未復以樂乎斯道。

樂乎斯道、是樂乎此公、是

此善哉。士遇知己之樂。蔡直按開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長公之推事蔡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

景色。其議論最足破千五來俗腸、妙妙。

###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兩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擠開。已盡一篇之意。倒置出。

亭以兩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擠開。已盡一篇之意。倒置出。

古文觀止 卷之十一





**Modern Texts**  
**For**  
**BA Hons in Chinese**  
**(Second Year)**

- 1) Shiba sui chumen yuanxing  
(On the Road at Eighteen)
- 2) Huaqiao rongji  
(The House of Rong at Blossom Bridge)
- 3) Lingshan  
(Soul Mountain)

## 十八岁出门远行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象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象一条船。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你走过去看看吧。”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可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我觉得自



已应该为旅店操心。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次汽车。那时是中午，那时我刚刚想搭车，但那时仅仅只是想搭一车，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那辆汽车挥手，我努力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拚命地追了一阵，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

现在我真想搭车，因为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肚子里。但是整个下午竟没再看到一辆汽车。要是现在再拦车，我想我准能拦住。我会跑到公路中央去，我敢肯定所有的汽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然而现在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看了。这话不错，走过去看。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

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司机的脑袋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象是翻起的嘴唇。车箱里高高堆着箩筐，我想着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当然最好是香蕉。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有，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面开去，但我已经不在乎方向。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向司机打招呼：“老乡，你好。”

司机好象没有听到，仍在拨弄着什么。

“老乡，抽烟。”

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将头从里面拔出来，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我赶紧给他点火，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

于是我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转悠是为了侦察箩筐的内容。可是我看不清，便去使用鼻子闻，闻到了苹果味。苹果也不错，我这样想。

不一会他修好了车，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去说：“老乡，我想搭车。”不料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粗暴地说：“滚开。”

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却慢悠悠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我知道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于是我跑到另一侧，也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 he 吼了一声：“你嘴里还叼着我的烟。”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

然而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他问：“你上哪？”

我说：“随便上哪。”

他又亲切地问：“想吃苹果吗？”他仍然看着我。

“那还用问。”

“到后面去拿吧。”

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于是我就说：“算了吧。”

他说：“去拿吧。”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我说：“别看了，我脸上没公路。”

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已经知道他是在个体贩运。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听到了他口袋里叮叮当响。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开过去看吧。”

这话简直是我兄弟说的，这话可多亲切。我

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而理得。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那就驰过去看吧。

可是这汽车抛锚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我把手搭在他肩上，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这汽车抛锚了。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象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于是他爬到车头上去了，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脑袋又塞了进去。我坐在驾驶室里，我知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的屁股。可我还听到他修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把车盖盖上。他那时的手更黑了，他的脏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

“修好了？”我问。

“完了，没法修了。”他说。

我想完了，“那怎么办呢？”我问。

“等着瞧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了，晚霞则象蒸气似地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

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做到最后一节，做得很认真。做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呆得太久，现在也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做广播操也没小跑。我在想着旅店和旅店。

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

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是什  
么？”

我说：“是苹果。”

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还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这时有三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鲜血象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象一点也不不知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地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

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有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象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才一瞬间工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

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走去。

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象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

9

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象蛤蟆似地蹲着捡苹果。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从此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些使我愤怒极顶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

8



我也象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象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的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转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象在马尾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象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

##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阳光从没有一丝裂隙一点小洞的窗玻璃外面窜了进来，几乎窜到我扔在椅子上的裤管上，那时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上的眼垢，这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它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地对待它也是没有道理。因此我挖得很文雅。而此刻我的左眼正闲着，所以就打发它去看那裤子。裤子是昨晚睡觉时脱的，现在我很后悔昨晚把它往椅子上扔时扔得太轻率，以至此刻它很狼狈地耷拉着，我的衣服也是那模样。如今我的左眼那么望着它们，竟开始怀疑起我昨夜睡着时是否象蛇一样脱了一层壳，那裤子那衣服真象是这样。这时有一丝阳光来到了裤管上，那一点跳跃的光亮看上去象一只金色的跳蚤。于是我身上痒了起来，便让那闲着的左手去搔，可左手

他的脚最初伸入江水时,一股冰冷立刻袭上心头。他感到那是4的歌。4的歌在江水慢慢淹没瞎子的时候显得越来越真切。当瞎子被彻底淹没时,他再次听到了几颗水珠的跳动,那似乎是4微笑时发出的声音。

瞎子消失在江水之中,江水依旧在迷茫地流动,有几片树叶从瞎子淹没的地方漂了过去。此后江面上出现了几条船。

三日以后,在一个没有雨也没有阳光的上午,4与瞎子的尸首双双浮出了江面。那时候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

##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作者:余华

责任编辑:水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72千

印张:10

版次: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06-x/I·305

定价:3.90元

插页:6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花橋榮記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黃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裏，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爺爺是靠賣馬肉米粉起家的，兩個小錢一碟，一天總要賣百把碟，晚來一點，還吃不着呢。我還記得奶奶用紅絨線將那些小銅板一串串穿起來，笑得嘴巴都合不攏，指着我說：妹仔，你日後的嫁妝不必愁了。連桂林城裏那些大公館請客，也常來定我們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貨，大公館那些濶太太看見我長的俏，說話知趣，一把把的賞錢塞到我袋子裏，管我叫「米粉丫頭」。



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我是做夢也沒想到，跑到臺北又開起飯館來。我先生並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陸上是行伍出身的，我還做過幾年營長太太呢。那曉得蘇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張張我們眷屬便撤到了臺灣。頭幾年，我還四處打聽，後來夜裏常常夢見我先生，總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經先走了。我一個女人家，流落在臺北，總得有點打算，七拼八湊，終究在長春路底開起了這家小食店來。老板娘一當，便當了十來年，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

來我們店裏吃飯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市政府的職員嘍、學校裏的教書先生嘍、區公所的事務員嘍——個個的荷包都是乾癟癟的，點來點去，不過是些家常菜，想多掙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不過這些年來，也全靠這批窮顧客的幫襯，才把這片店面撐了起來。

顧客裏，許多卻是我們廣西同鄉，爲着要吃點家鄉味，才常年來我們這裏光顧，尤其是在我們店裏包飯的，都是清一色的廣西佬。大家聊起來，總難免攀得上三五門子親戚。這批老光桿子，在我這裏包飯，有的一包三年五載，有的竟至七年八



年，吃到最後一口飯爲止。像那個李老頭，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裏的房子，他佔了一半。兒子在臺中開雜貨舖，把老頭子一個人捧在臺北，半年滙一張支票來。他在我們店裏包了八年飯，砸破了我兩打飯碗，因爲他的手扯鷄爪瘋，捧起碗來便打顫。老傢伙愛唱「天雷報」，一唱便是一把鼻涕，兩行眼淚。那晚他一個人點了一桌子菜，吃的精光，說是他七十大壽，那曉得兒子吊在上頭，一雙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頂黑氈帽滾跌在旁邊。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

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那裏經得起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楣，竟讓秦癩子在我店裏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調戲人家女職員，給開除了，就這樣瘋了起來，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說他在廣西容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對我們店裏的女顧客也毛手毛腳起來，我才把他攆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頭，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亂抓亂撈，滿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滾開！滾開！縣太爺來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場

裏，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那個賣菜婆拿起根扁擔，罩頭一棍，當場打得他額頭開了花。去年八月裏颶颶風，長春路一帶淹大水，我們店裏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時候，長春路那條大水溝冒出一窩窩的死鷄死貓來，有的爛得生了蛆，太陽一晒，一條街臭烘烘。衛生局來消毒，打撈的時候，從溝底把秦癩子鉤了起來，他裹得一身污泥，硬幫幫的，像個四脚朝天的大烏龜，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掉到溝裏去的。

\*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着些苗子種。那裏拚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着幾分山水的靈氣？我對那批老光桿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羣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也難怪，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



皮膚也洗的細白了。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包飯的客人裏頭，只有盧先生一個人是我們桂林小同鄉，你一看不必問，就知道了。人家知禮識數，是個很規矩的讀書人，在長春國校已經當了多年的國文先生了。他剛到我們店來搭飯，我記得也不過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逕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開，坐下去便悶頭扒飯，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飯的當兒，他才欠身笑着說一句：不該你，老板娘。盧先生是個瘦條個子，高高的，背有點佝，一桿葱的鼻子，青白的臉皮，輪廓都還在那裏，原該是副很體面的長相；可是不知怎的，卻把一頭頭髮先花白了，笑起來，眼角子兩撮深深的皺紋，看着出很老，有點血氣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見他，身後領着一大隊蹦蹦跳跳的小學生，過街的時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張開雙臂，攔住來往的汽車，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讓那羣小東西跑過街去。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隻性情溫馴的大公雞來，那隻公雞竟會帶小雞的，牠常常張着雙翅，把一羣鷄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來我才知道，盧先生的爺爺原來是盧興昌盧老太爺。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臺，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東門外那間培道中學就是他辦的。盧奶奶最愛吃我們榮記的原湯米粉，我還跟着我們奶奶到過盧公館去過呢。

「盧先生，」我對他說道，「我從前到過你們府上的，好體面的一間公館！」他笑了一笑，半晌，說道：

「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

「哦，糟蹋了。」我嘆道。我還記得，他們園子裏種滿了有紅是白的芍藥花。所以說，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人家可是有涵養，安安分分，一句閒話也沒得。那裏像其他幾個廣西苗子？摔碗砸筷，鷄貓鬼叫，一肚子發不完的牢騷，挑我們飯裏有砂子，菜裏又有蒼蠅。我就不由得光火，這個年頭，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將將就就的，還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們眼紅，盧先生的菜裏，我總要加些料：牛肉是腱子肉，豬肉都是瘦的。一個禮拜我總要親自下廚一次，做碗冒熱米粉：滷牛肝、百葉肚、香菜蔴油一澆，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熱騰騰的端出來，我敢說，臺北還找不出第二家呢，什麼雲南過



橋米線！這碗米粉，是我送給盧先生打牙祭的，我這麼巴結他，其實還不是爲了秀華。

秀華是我先生的姪女兒，男人也是軍人，當排長的，在大陸上一樣的也沒了消息。秀華總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間蔴包工廠裏替人織蔴線，一雙手都織出了老繭來，可是她到底是我們桂林姑娘，淨淨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來，點破她。

「乖女，」我說，「你和阿衛有感情，爲他守一輩子，你這份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看你嬌娘，就是你一個好榜樣。難道我和你叔叔還沒有感情嗎？等到今天，你嬌娘等成了這副樣子——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衛還在，你未必見得着他，要是他已經走了呢？你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華終於動了心，掩面痛哭起來。是別人，我也懶得多事了，可是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至於盧先生那邊，連他的家當我都打聽清楚了。他房東顧太太是我的麻將搭子，那個湖北婆娘，一把刀嘴

，世人落在她口裏，都別想超生，可是她對盧先生卻是百般衛護。她說她從來也沒見過這麼規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幾板戲，什麼嗜好也沒得。天晚上，總有五六個小學生來補習。補得的錢便拿去養雞。

「那些雞呀，就是盧先生的祖爺爺祖奶奶！」顧太太笑道，「您家還沒見過他侍候那些雞呢，那份耐性！」

每逢過年，盧先生便提着兩大籠蘆花雞到菜市場去賣，一隻隻鮮紅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總有五六斤重，我也買過兩隻，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來。據顧太太估計，這麼些年來，做會放息，利上裏利，盧先生的積蓄，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

於是一個大年夜，我便把盧先生和秀華都拘了來，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燙了一壺熱熱的紹興酒。我把他們兩個，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華倒有點意思，儘管抿着嘴巴笑，可是盧先生這麼個大男人，反而害起臊來，我慫着他去跟秀華喝雙杯，他竟臉紅了。

「盧先生，你看我們秀華這個人怎麼樣？」第二天我攔住他問道。他忸怩了半



天也答不上話來。

「我們秀華直讚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開玩笑了——」他結結巴巴的說。

「什麼開玩笑？」我截斷他的話，「你快請請我，我替你做媒去，這杯喜酒我是吃定了——」

「老板娘，」盧先生突然放下臉來，一板正經的說道，「請你不要胡鬧，我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

說完，頭一扭，便走了。氣得我混身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後來好幾次他跑來跟我搭訕，我都愛理不理的，直到秀華出了嫁，而且嫁得一個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頭那口氣。到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

\*

一個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熱天，我在店裏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點，實



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給我們大師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個小公園裏，去吹口風，透口氣。公園裏那棵榆樹下，有幾張石櫈子，給人歇涼的。我一眼瞥見，盧先生一個人坐在那裏。他穿着件汗衫，拖着雙木板鞋，低着頭，聚精會神的在拉弦子。我一聽，他竟在拉我們桂林戲呢，我不由的便心癢了起來。從前在桂林，我是個大戲迷，小金鳳，七歲紅他們唱戲，我天天都去看的。

「盧先生，你也會桂林戲呀！」我走到他跟前說道。

他趕忙立起來招呼我，一面答道：

「並不會什麼，自己亂拉亂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來，嘆了一口氣。

「幾時再能聽小金鳳唱齣戲就好了。」

「我也最愛聽她的戲了。」盧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齣『回窩』把人的心都給唱了出來！」

我說好說歹求了盧先生半天，他才調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貴回窩」。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寶釧



——聽得我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貴等着了——」盧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氣對他說，盧先生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盧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誰家的小姐呀？」我問他。

「是羅錦善羅家的。」

「哦，原來是他們家的姑娘——」我告訴盧先生聽，從前在桂林，我常到羅家綴玉軒去買他們的織錦緞，那時他們家的生意做得很轟烈的。盧先生默默的聽着，也沒有答話，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聲說道：

「我和她從小一起長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學。」盧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兩撮皺紋來，說着他低下頭去，又調起弦子，隨便的拉了起來。太陽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紅，起了一陣風，吹在身上，溫濕溫濕的，吹得盧先生那一頭花白的頭髮也顫動起來。我倚在石櫈靠背上，閉起眼睛，聽着盧先生那咿咿呀呀帶着點悲酸的弦音，朦朦朧朧，竟睡了過去。忽兒我看見小金鳳和七歲紅在臺上扮着「回窰」，忽兒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着馬跑了過來。



便問他道。盧先生臉上一紅，往懷裏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來，信封又粗又黃，卻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盧先生嚥了一下口水，低聲說道，他的喉嚨都哽住了。

他告訴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他的未婚妻連絡上，她本人已經到了廣州。

「要十根條子，正好五萬五千塊，早一點我也湊不出來——」盧先生結結巴巴的對我說。說了半天我才解過來他在講香港偷渡的黃牛，帶一個人入境要十根金條。盧先生一面說着，兩手卻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問，他表哥竟說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我攢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聲，喃喃自語的說道。他的頭一點一點，一頭花白的頭髮亂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盧先生養的那些蘆花鷄來，每年過年，他總站在菜市裏，手裏捧着一隻鮮紅冠子黑白點子的大公鷄，他把那些鷄一隻隻餵得那麼肥。

\*

大概有半年光景，盧先生一直茶飯無思，他本來就是個安靜人，現在一句話也

盧先生等了仨個月，我信他商等得那○不○守○舍○了。跟他說話，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時一個人坐在那裏，突地低下頭去，自己發笑。有一天，他來吃飯，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發覺他臉色灰敗，兩眼通紅。我趕忙追出去攔住他。

「怎麼啦，盧先生？」

「他停下來了，嘴裏……」

沒得了。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那曉得他連我的米粉也沒胃口了，一碗總要剩下半碗來。有一個時期，一連兩個禮拜，他都沒來我們店裏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在菜場裏碰見了他的房東顧太太。那個湖北婆娘一看見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兩聲，罵一句：

「這些男人家！」

「又有什麼新聞了，我的顧大奶奶？」我讓她揪的膀子直發疼，這個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這是怎麼說？」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盧先生那麼一個人，也這麼胡搞起來。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麼人姘上了？阿春！那個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來。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奶子先便插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裏，一個賣菜的小夥



子，不知怎麼犯着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搗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跟頭，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鷄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阿春替盧先生送衣服，一來便鑽進他房裏，我就知道，這個臺灣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過盧先生窗戶底，聽見又是哼又是叫，還當出了什麼事呢。我墊起腳往窗簾縫裏一瞧，呸——」顧太太趕忙朝地下死勁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兩個人在房裏也那麼赤精大條的，那個死婆娘騎在盧先生身上，蓬頭散髮活像頭母獅子！撞見這種東西，老板娘，您家說說，晦氣不晦氣？」

「難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么，原來瞧見寶貝了。」我不由得好笑，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

「噲蛆！」

「盧先生倒好，」我嘆了一口氣說，「找了一個洗衣婆來服侍他，日後他的衣裳被單倒是不愁沒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這裏了，」顧太太拍了一個響巴掌，「她服侍盧先生？盧先



生才把她捧在手上當活寶貝似的呢。人家現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紅通通的，大模大樣坐在那裏聽收音機的歌仔戲，盧先生反而累得像頭老牛馬，買了個火爐來，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飯給她吃。最氣人的是，盧先生連床單也自己洗，他那裏洗得乾淨？晾在天井裏，紅一塊，黃一塊，看着不知道多噁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見了盧先生和阿春，兩個人迎面走來。阿春走在前頭，揚起頭，聳起她那個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紅柳綠的，臉上鮮紅的兩團胭脂。果然，連腳指甲都塗上了蔻丹，一雙木屐，劈劈啪啪踏得混響，很標勁，很囂張。盧先生卻提着個菜籃子跟在她身後，他走近來的時候，我猛一看，嚇了一大跳。我原以為他戴着頂黑帽子呢，那曉得他竟把一頭花白的頭髮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幫幫的張着；臉上大概還塗了雪花膏，那麼粉白粉白的，他那一雙眼睛卻坑了下去，眼睛子發烏，一張慘白的臉上就剩下兩個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從前在桂林看戲，一個叫白玉堂的老戲子來，五十大幾了，還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寶玉哭靈」，坐在前排，他一唱哭頭，那張敷滿了白粉的老臉上，皺紋陡地統統現了出來，一張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裏直難過，把個賈寶玉竟唱



成了那副模樣。盧先生和我擦肩而過，把頭一扭，裝着不認識，跟在那個臺灣婆的屁股後頭便走了。

盧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們長春路的人都傳反了，我是說盧先生遭阿春打傷了那樁公案。阿春在盧先生房裏偷人，偷那個擦皮鞋的馬仔，盧先生跑回去捉姦，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盧先生爬起來，打了阿春兩個耳光子。

「就是那樣闖下了大禍！」顧太太那天告訴我，「天下也有那樣兇狠的女人？您家見過嗎？三脚兩跳她便騎到了盧先生身上，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盧先生一定死在那個婆娘的手裏！」

顧太太一直喊倒楣，家裏出了那種醜事。她說依她的性子，當天就要把盧先生撞出去，可是盧先生實在給打狠了，躺在床上動都動不得。盧先生傷好以後，又回到了我們店裏包飯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頭，脖子上的幾條青疤還沒有褪；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上面貼着一塊白膠布，他那一頭染過的頭髮還沒洗乾淨，兩邊太陽穴新冒出的髮腳子仍舊是花白的，頭頂上卻罩着一個黑蓋子，看着不知道有多



滑稽，我們店裏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一天，我在長春國校附近的公共汽車站那邊，撞見盧先生。他正領着一羣剛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着，那羣小學生噤噤喳喳，打打鬧鬧的，盧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過頭去，大喊一聲：

「不許鬧！」

他的臉紫脹，脖子粗紅，額上的青筋都疊暴起來，好像氣得什麼似的。那些小學生都嚇了一跳，停了下來，可是其中有一個小毛丫頭卻骨碌骨碌的笑了起來。盧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臉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個小毛丫頭甩動着一雙小辮子，搖搖擺擺笑得厲害了。盧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個小毛丫頭的臉上，把她打得跌坐地上去，「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盧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個小毛丫頭，罵道：

「你這個小鬼，你也敢來欺負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說着他又伸手去揪那個小毛丫頭的辮子。那些小學生嚇得哭的哭，叫的叫。路



上的行人都圍了過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兩個長春國校的男老師卻把盧先生架着拖走了。盧先生一邊走，兩隻手臂猶自在空中亂舞，滿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盧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顧太太進到他房間時，還以為他伏在書桌上睡覺，他的頭靠在書桌上，手裏捏着一管毛筆，頭邊堆着一疊學生的作文簿。顧太太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痲痹」。

顧太太囑咐我，以後有生人來找房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盧先生是死在她家裏的。她請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唸經超渡，我也去買了錢紙蠟燭來，在我們店門口燒化了一番。盧先生在我們店裏進進出出，總也有五六年了。李老頭子、秦癩子，我也為他們燒了不少錢紙呢。

我把盧先生的賬拿來一算，還欠我兩百五十塊。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許可證，便到顧太太那兒，去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做抵押。我們做小生意的，那裏賠得起這些



閒錢。顧太太滿面笑容過來招呼我，她一定以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來意，卻冷笑了一聲說道：

「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

她把房門鑰匙往我手裏一塞，便逕自往廚房裏去了。我走到盧先生房中，裏面果然是空空的。書桌上堆着幾本舊書，一個筆筒裏插着一把破毛筆。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我打開衣櫃，裏面掛着幾件白襯衫，領子都翻毛了，櫃子角落頭卻塞着幾條發了黃的女人的三角褲。我四處打量了一下卻發現盧先生那把弦子還掛在牆壁上，落滿了灰塵。弦子旁邊，懸着幾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間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們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嗎？我趕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來，走到窗戶邊，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颯起眼睛，仔細的瞧了一番。果然是我們花橋，橋底下是漓江，橋頭那兩根石頭龍柱還在那裏，柱子旁邊站着兩個後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盧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羅家姑娘了。盧先生還穿着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乾乾淨淨的，戴着一頂學生鴨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羅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采來。果然是我們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



靈透的鳳眼，看着實在叫人疼憐。兩個人，肩靠肩，緊緊的依着，笑咪咪的，兩個人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

盧先生房裏，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帶走了，我要掛在我們店裏，日後有廣西同鄉來，我好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山》的法译本在一九九六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道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写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摘自《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

载台北《联合文学》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 1

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那破旧的车子，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在保养的极差的山区公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来到这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

你背着旅行袋，手里拎个挎包，站在满是冰棍纸和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

从车上下来的，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男的是扛着大包小包，女的抱着孩子。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壳儿吐出来，吃得干净利落，还咣啷作响，那分悠闲，那种洒脱，自然是本地作风。这里是人家的故乡，活得没法不自在，祖祖辈辈就扎在这块土地上，用不着你远道再来寻找。而早先从此地出走的，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这汽车站，甚至未必有汽车，水路得坐乌蓬船，旱路可雇独轮车，实在没钱则靠两张脚底板。如今，只要还有口气在，那怕从太平洋的彼岸，又都纷纷回来了。坐的不是小卧车，就是带空调的大轿车。有发财了的，有出了名的，也有什么都不是，只因为老了，就又都往这里赶，到头来，谁又不怀念这片故土？压根儿也没有动过念头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的，更理所当然；甩着手臂，来去都大声说笑，全无遮拦，语调还又那么软款，亲昵得动人心肠。熟人相见，也不学城里人那套虚礼，点个头，握个手。他们不是张口直呼其



名，便从背后在对方的肩上猛击一掌，也还作兴往怀里一搂，不光是女人家同女人家，而女人家倒反不这样。冲洗汽车的水泥槽边上，就有一对年纪轻轻的女人，她们只手拉着手，叽叽喳喳个不停。这里的女人说话就更加细致，叫你听了止不住还瞟上一眼，那背朝你的扎着一块蓝印花布头巾，这头巾和头巾的扎法也世代相传，如今看来，分外别致。你不觉走了过去，那头巾在下巴颊上一系，对角尖尖翘起，面孔果真标致。五官也都小巧，恰如那一抹身腰。你挨近她们身边走过，始终绞在一起的那两双手都一样红，一样糙，指节也都一样粗壮。她们该是走亲友或是回娘家的新鲜媳妇，可这里人媳妇专指的是儿子的老婆，要照北方老倌那样通称已婚的年轻妇女，立刻会招来一顿臭骂。做了老婆的女人又把丈夫叫做老公，你的老公，我老公，这里人有这里人的语调，虽然都是炎黄子孙，同文同种。

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是偶然在火车上，闲谈中听人说起这么个叫灵山的地方。这人就坐在你对面，你的茶杯挨着他的茶杯，随着行车的震荡，两只茶杯的盖子也时不时碰得铮铮直响。要是一直响下去或是响一下便不再出声倒也罢了，巧就巧在这两个茶杯盖铮铮作响的时候，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开，便都不响了。可大家刚移开视线，两只盖子竟又碰响起来。他和你都一齐伸手，却又都不响了。你们于是不约而同地笑了。把茶杯都索性往后挪了一下，便攀谈上了。你问他哪里去？

“灵山。”

“什么？”

“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

你也是走南闯北的人，到过的名山多了，竟未听说过这么个去处。

你对面的这位朋友微眯眼睛，正在养神。你有一种人通常难免的好奇心，自然想知道你去过的那许多名胜之外还有什么遗漏。你也有一种好奇心，不能容忍还有什么去处你竟一无所闻。你于是向他打听这灵山在哪里。

“在尤水的源头，”他睁开了眼睛。

这尤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又不好再问。你只点了点头，这点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好的，谢谢，或是，噢，这个地方，知道。这可以满足你的好胜心，却满足不了你的好奇。隔了一会，你才又问怎么个走法，从哪里能进山去。

“可以坐车先到乌伊那个小镇，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而上。”

“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是有什么古迹？”你问得似乎漫不经心。

“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有原始森林？”

“当然，不只是原始森林。”

“还有野人？”你调笑道。

他笑了，并不带揶揄，也不像自嘲，倒更刺激了你。你必须弄明白你对面的这位朋友是哪路人物。

“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一摇头，只是说：“我对活人更有兴趣。”

“那么你是搞民俗调查？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种学？要不是记者？冒险家？”



45  
“都是业余的。”

你们都笑了。

“都是玩主！”

你们笑得就更加开心。他于是点起一支烟，便打开了话匣子，讲起有关灵山的种种神奇。随后，又应你的要求，拆开空香烟盒子，画了个图，去灵山的路线。

北方，这季节，已经是深秋。这里，暑热却并未退尽。太阳在落山之前，依然很有热力，照在身上，脊背也有些冒汗。你走出车站，环顾了一下，对面只有一家小客栈，那是种老式的带一层楼的木板铺面，在楼上走动楼板便格吱直响，更要命的是那乌黑油亮的枕席。再说，洗澡也只能等到天黑，在那窄小潮湿的天井里，拉开裤裆，用脸盆往身上倒水。那是农村里出来跑买卖做手工艺的落脚的地方。

离天黑还早，完全可以找个干净的旅店。你背着旅行袋，在街上晃荡，顺便逛逛这座小县城，也还想找到一点提示，一块招牌，一张广告招牌，那怕是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只要能见到灵山这两个字，便说明你没有弄错，这番长途跋涉，并没有上当。你到处张望，竟然找不到一点迹象。你一同下车的，也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旅游者。当然，你不是那种游客，只说的是你这一身装束。你穿的一双轻便结实专用于登山旅游鞋，肩上挂的是带背带的旅行包，这街上往来的也没有你这种打扮的。这里自然不是新婚夫妇和退休养老的通常去的旅游胜地。那种地方一切都旅游化了，到处都停的旅游专车，到处都有导游图可卖，所有的小店铺里都摆满了印有字样的旅游帽、旅游汗衫、旅游背心、旅游手帕，连接待外国人专收外汇券的宾馆和只凭介绍信接待内宾的招待

所和疗养院，更别说那些相争拉客的私人小客店，都以这块宝地的名字为标榜。你不是到那种地方去凑那分热闹，在人看人、人挨着人、人挤人的山阳道上，再抛些瓜果皮、汽水瓶子、罐头盒子、面包纸和香烟屁股。这里想必早晚也逃脱这种盛况。你总算乘那些鲜艳夺目的亭台楼阁尚未修建，赶在记者的照相机和名人题字之前，你不免暗自庆幸，同时，又有些疑惑。这街上竟无一点招徕游客的迹象，会不会以讹传讹？你只凭揣在上衣口袋里的香烟盒子上画的那么个路线，在火车上偶然碰到那么个玩主，更何况他也是道听途说，你还无法证实是不是信口开河。你没有见到一则确凿的游记，连最新出版的旅游大全也没有收进这样的条目。当然，灵台、灵丘、灵岩，乃至于灵山这类地名，你翻阅分省地图册的时候，并不难找到。你也还应该知道，那浩瀚的史书典籍中，从远古巫卜的《山海经》到古老的地理志《水经注》，这灵山并不是真没有出处，佛祖就在这灵山点悟过摩诃迦叶尊者。你并非愚钝之辈，以你的敏慧，你得先找到那画在香烟盒子上的乌伊小镇，进入这个灵山必经的通道。

你回到车站，进了候车室，这小山城最繁忙的地方，这时候已经空空荡荡。售票处和小件寄存的窗口都被背后的木板堵个严实，你再敲打也纹丝不动。无处可以问讯，你只好仰头去数售票窗口上方一行行的站名：张村、沙铺、水泥厂、老窑、金马、大年、涨水、龙湾、桃花坞……越来越加美好，可都不是你要找的地方。别看这小小的县城，线路和班次可真不少。有一天多至五、六趟班车的，可去水泥厂绝非旅游的路线。最少的则只有一趟班车，想必是最偏僻的去处。而乌伊居然出现在这路线的终点，毫不显眼，像任何一



个普通的地名，没有丝毫灵气。可你就像从一团无望解开的乱床中居然找到了个线头，不说高兴得要死，也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你必须得在明早开车前一个小时先买好票。经验告诉你，这种一天只有一趟的山区班车，上车就如同打架一样，你要不准备拼命的话，就得赶早排队。

此刻，你有的是时间，只不过肩上的旅行袋稍嫌累赘。你信步走着，装满木材的卡车连连掀着高音喇叭，从你身边驶过。你进而注意到穿县城而过的狭窄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带挂斗的和不带挂斗的，都一律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而客车上的售票员，还把手伸出窗口，使劲拍打车帮子上的铁皮，更为热闹。也只有这样，行人才能让道。

两旁贴街的老房子一律是木板的铺面，楼下做生意，楼上晒着衣服，从小儿的尿布到女人的乳罩，补了裆的短裤到印花的床单，像万国的旗帜，在车辆的喧闹声和扬起的灰尘中招展。路旁水泥电线杆子上，齐目高的地方，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有一张治疗狐臭的特别引起你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你有狐臭，而是那广告的文字来的花梢，在狐臭之后还打了个括号：

狐臭(又名仙人臭)是一种讨厌的疾病，其味难闻，令人欲吐。为此影响朋友交往耽误婚姻大事的不乏其人。青年男女还屡屡遭到从业参军的限制，无限痛苦，不胜烦恼。现我处采用新式综合疗法，能立即完全彻底干净根除臭味，疗效高达97.5%。为您生活愉快，未来幸福，欢迎前来治疗.....。

之后，你到了一座石桥上，没有狐臭。清风徐来，凉爽而适意，石桥架在宽阔的河面上，桥上虽然是柏油路面，两边斑驳的石柱子上刻的猴子还依稀可辨，肯定很有一番年代了。你倚着水泥加固了的石桩杆，俯视由石桥连接的这座县城，两岸都是黑色的瓦顶，鳞次栉比，让人总也看不望不透。两山之间，一条展开的河谷，金黄的稻田上方镶的绿色竹林。河水蓝澄澄的，悠悠缓缓，在河床的沙滩间流淌，到了分水的青麻石桥基下，变得墨绿而幽深，一过桥拱，便搅起一片哗哗的水声，湍急的漩涡上飘出白色的泡沫。石条砌的河堤总有上十米高，留着一道道水渍，最新的一层灰黄的印子当是刚过的夏天洪水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尤水？它的源头则来之灵山？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橙红的团团如盖，通体光明却不刺眼。你眺望两旁山谷收拢的地方，层峦叠嶂之处，如烟如雾，那虚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切切，将那轮圆通的像旋转的太阳，从下端边缘一点一点吞食。落日就愈加殷红，越加柔和，并且将金灿灿的倒影投射到一湾河水里，幽蓝的水色同闪烁的日光便连接一起，一气波动跳跃。坐入山谷的那赤红的一轮越发安祥，端庄中又带点妩媚，还有声响。你就听见了一种声音，难以捉摸，却又分明从你心底响起，弥漫开来，竟跳动了一下，像踮起脚尖，颠了一下，便落进黝黑的山影里去了，将霞光洒满了天空。晚风从你耳边响了起来，也还有驶过的汽车，照样不断掀出刺耳的喇叭声。你过了桥，发现桥头有块新镶嵌的石板，用红漆描在笔划的刻道里：永宁桥，始建于宋开元三年，一九六二年重修，一九八三年立。这该是开始旅游业的信号。



桥头摆着两趟小吃摊子。你在左边吃一碗豆腐脑，那种细嫩可口作料齐全走街串巷到处叫卖一度绝迹如今又父业子传的豆腐脑，你在右边又吃了两个从炉膛里现夹出来热乎乎香喷喷的芝麻葱油烧饼，你还又在，在哪一边已经弄不清楚了，吃了一颗颗比珍珠大不了许多甜滋滋的酒酿元宵。你当然不像游西湖的马二先生那样迂腐，却也有不坏的胃口。你品尝祖先的这些吃食，听吃主和小贩们搭讪，他们大都是本地的熟人，你也想用这温款的乡音同他们套点近乎，也想同他们融成一片。你长久生活在都市里，需要有种故乡的感觉，你希望有个故乡，给你点寄托，好回到孩提时代，捡回漫失了的记忆。

你终于在桥这边还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找到一家旅店，楼板都拖洗过了，还算干净。你要了个小单间，里面放了张铺板，铺了一张竹席子。一床灰棉线毯子，不知是洗不干净还是它本色，你压在竹席子底下，扔开了油腻的枕头，好在天热，你不必铺盖。你此刻需要的是搁下变得沉重的旅行袋，洗一洗满身的尘土和汗味，赤膊在铺上仰面躺下，又开两脚。你隔壁在吆三喝四，有人玩牌，摸牌和甩牌都听得一清二楚。只一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可以看见虚虚实实晃晃几个赤膊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哄了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输的在赖帐。他们在旅馆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看法令在这里究竟不起效应。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个样，里面照样吆喝，并没有人答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

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子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怪相，脸上都贴的纸条，有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子和面颊上的，看上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望着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恼怒。

“啊，你们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甩着牌。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牢。输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一种发泄，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四周密密麻麻的斑点，竟是无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顶上有一个竹篾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在这样的帐顶下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顶可以睁眼遐想或是做梦的年纪，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劲，该见识的你都一一领教了，你还要找寻什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事，有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点遗产？



5

## 6

那我送你。

我不想有人陪着。

她变得固执了。

你这里有亲友？还是专门来玩的？

她概不回答。你不知道她从哪来，又回哪里去。你还

是送她到了街上，她径自走了，消失在小街的尽头，像一则故事，又像是梦。

在海拔两千五百公尺观察大熊猫的营地，到处在滴水，被褥都是潮湿的。我已经住了两夜，白天穿着这营地里的羽绒衣，身上也总潮呼呼的。最舒服的时候，是在火堆前吃饭，喝着热汤。一口大铝锅用铁丝吊在伙房棚子的横梁上，底下架着的树干不用锯断，架起在灰烬上顺着烧，火苗冒起足有一两尺高，又可以照明。每当围着火堆吃饭，有一只松鼠总来，蹲在棚子边上，滚圆的眼睛直转。也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人才聚齐。有几句玩笑。吃完晚饭，天也就全黑了，营地被黝黑的森林包围着，人都钻进棚子里，在煤油灯下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长年在深山里，该说的都已说完，没有新闻。只有一位雇的羌族山民，从海拔两千一百公尺的卧龙岗，进山后最后的一个村落，每隔两天，用背篓背来些新鲜的蔬菜和整片的羊肉或猪肉。保护区管理处离村子也还远。他们只有一个月或几个月才轮流下山休息一两天，去管理处理发、洗澡，改善一下伙食。平时的假日都积攒起来，到时候乘保护区的车子到成都去看女朋友，或是回到其他城市他们自己的家，对他们来说，那才是生活。他们没有报纸，也不收听广播，雪根，经济体制改革，物价上涨，清除精神污染，电影百花奖，等等等等，那个喧嚣的世界都留给了城市，对他们来说这都太遥远了。只有一位去年才分配来这里工作的大学



毕业生总戴着耳机。我凑近他身边，才听出他在学英语。再有一位在油灯下看书的青年人，他们都准备报考研究生，好离开这里。还有一位，把白天接收到的无线电讯号，按测定的方位，一一画在一张航空测绘的座标图上，这些讯号是由被诱捕套上无线电颈圈再放回林海中去的大熊猫身上发射出来的。

同我一起进山在这山里连续转了两天的那位老植物学家早已躺下不知是否睡着了，这潮湿的被褥里我怎么也暖和不过来，和衣躺着，连脑子也好像冻僵了，而山外正是阳春五月。我摸到了一只草蚤，叮在我大腿内侧，是白天在草丛中转从裤腿里爬上来的，有小指甲这么大，硬得像块伤疤。我按住使劲揉搓，也还拔不出来。我知道再使劲就会拔断，它那紧紧咬住的头嘴就只能长久长在我皮肉里。我只好向我旁边铺位上的营地的一位工作人员求援，他让我脱光了，在我大腿上猛一巴掌，就手把这吸血鬼拧了出来。扔进灯罩里，冒出一股肉馅饼的气味。他答应明天给我找一副绑腿。

棚子里十分安静，听得见棚子外、林子里，到处都在滴水。山风由远及近，并不到跟前，就又退了回去，只在幽远的山谷里喧哗。后来，我头顶上的板壁也开始滴水了，好像就滴在被子上。漏雨了？我无意起身，里外反正都一样潮湿，就由它一滴，一滴，滴着……后来，听见了砰地一声，清晰又沉闷，在山谷里回荡。

“在白崖那个方向，”有人说了一句。

“妈的，偷猎的，”另一个人骂道。

人都醒了，或者说，就都没睡着。

“看一看时间？”

“十二点差五分。”

就再没有人说话，似乎等着枪声再响。而枪声也就不再响。这种破碎了又悬置的沉寂中，只有棚子外的滴水声和抑郁在山谷里的风潮。你就似乎听见了野兽的踪迹。这本是野兽的世界，人居然还不放过它们。四下的黑暗中都潜伏着骚乱和躁动，这夜显得更加险峻，也就唤醒了你总有的那种被窥探，被跟踪，被伏击的不安，你依然得不到灵魂中渴求的那分宁静……

“来了！”

“谁来了？”

“贝贝来了！”那大学生喊道。

棚子里一片忙乱，大家都起来了，跳下了床。

棚子外面呼哧呼哧喷着鼻息，这就是他们援救过的，产后病了的，饥饿的，来找寻食物的熊猫！他们就等着它来。他们就相信它会再来。已经又有十多天了，他们都算着日子，他们说它肯定会来，在新竹笋长出之前，它就还要再来，而它就来了，他们的宠儿，他们的宝贝，用爪子扒搔着板壁。

有人先开了一线门缝，拎着一桶玉米粥闪了出去，大家跟着都跑出去了。朦胧的夜色中，一只灰黑的家伙正一摇一摆，走着。那人将玉米粥立刻倒在盆里，它跟上前去，呼哧呼哧着粗气，手电光全落到这黑腰围黑眼睛身躯灰白的野兽身上。它也不理会，只顾着吃，头都不抬一下。有人抢着拍照，闪光灯直亮，大家轮流凑近它身旁，叫它，逗它，摸一下它那硬得像猪棕样的皮毛。它抬起头来，人又都匆忙逃开，钻进棚里。毕竟是野兽，一只健壮的熊猫可以同豹子



格斗。它第一次来把盛食物的铝盆也嚼碎了一起吃下，消化不了的一颗颗铝豆再排泄出来，他们都追踪过它的粪球。曾经有一位记者，为了宣传大熊猫像猫咪一样可爱，在山下管理处诱捕到的熊猫饲养场里，企图搂住它合影，被一爪子抓掉了生殖器，当即用车子送到成都去急救。

它终于吃完了，抓了根甘蔗，咬着，摇晃肥大的尾巴，钻进营地边上的冷箭竹和灌丛中去了。

“我说过贝贝今天要来的。”

“它多半是这时候来，总在二点到三点之间。”

“我听见它呼哧呼哧在抓搔门板。”

“它知道讨吃了，这坏东西！”

“饿坏了，一大桶全都吃光了。”

“它胖了些，我摸的。”

他们谈论得这样热情，讲述每一个细节，谁怎么先听见的，谁先开的门，怎么从门缝里看见它，它怎么跟踪人，怎么把头伸进桶里，又怎么在盆子边上还坐下了，怎样吃得津津有味，谁又说它在玉米粥里还放了糖，它也喜欢吃甜的！他们平时都很少交谈，可谈起这贝贝，就像是大家的情人。

我看了看表，这前后总共不超过十分钟，他们谈起来却完没了。油灯都点亮了，好几位索性坐在床上。可不，山上这单调寂寞的生活，就靠这点安慰。他们从贝贝又讲到了愁愁。先头那一声枪响，叫大家都担心。贝贝之前的愁愁，就是被山里的一个叫冷治忠的农民打死的。他们当时收到愁愁的信号，好多天都在一个方位不曾移动。他们判断它大概病了，情况严重，便出发去找寻。结果在林子里一堆新土下挖出了愁愁的尸骨和还在播放无线电信号的颈圈。又带着猎

犬跟踪搜索，找到了这冷治忠的家和吊在屋檐下卷起的皮子。另一只也诱捕过带上了颈圈的莉莉的讯号就干脆消失在茫茫的林海里，再也不曾接收到。是被豹子捕食时也把颈圈咬碎了，还是碰上个更为精明的猎人，用枪托把颈圈也砸了，就无从知道。

天将亮时分，又听见两声枪响，来自营地下方，都很沉闷，回响在山谷里拖得很长。就像退膛时枪膛里的烟子，回旋着不肯消散。





了的衣服的碎片，盖在这躯体的腰下。司机用帽子擦着汗，拼命解释，说他怎样看见这女人走在两条铁轨当中，他鸣笛了人还不跑开，他同时拉闸，又不能拉得再猛，一车人都在车上，眼看就撞上了，她才突然跃起，她刚跳……唉，她就是要自杀，明的找死，是个下放的女学生？是个农村妇女？还没生过孩子，这不用说了，旅客们纷纷议论，她肯定并不想死，要不她跳开做什么？死有那么容易？死也得下狠心！她说不定在想心思？这又不是过马路，都大白天，迎面来的火车！除非聋子，她成心不活了，活着还不如一死，说这话的人赶紧走开。

我只为生存而战，不，我不为什么而战，我只守护我自己。我没有这女人的勇气，还不到绝望的境地，还迷恋这人世，还没有活够。

## 76

他孑然一身，游荡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拄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于是上前请教：

“老人家，请问灵山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老者反问。

他说他从乌伊镇来。

“乌伊镇？”老者琢磨了一会，“河那边。”

他说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老者耸眉道：

“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

“老人家，您说的千真万确，”可他要问的是这灵山是不是在河这边？

“说了在河那边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胜其烦。

他说可他已经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来了。

“越走越远了，”老者口气坚定。

“那么，还得再回去？”他问，不免又自言自语，“真不明白。”

“说得已经很明白了。”老者语气冰冷。

“您老人家不错，说得很明白……”问题是他不明白。

“还有什么好不明白的？”老者从眉毛下审视他。他说他还是不明白这灵山究竟怎么去？



老者闭目凝神。

“您老人家不是说在河那边？”他不得不再问一遍。  
“可我已经到了河这边——”

“那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耐烦打断。

“如果以乌伊镇定位？”

“那就还在河那边。”

“可我已经从乌伊镇过到河这边来了，您说的河那边是不是应该算河这边呢！”

“你不是要去灵山？”

“正是。”

“那就在河那边。”

“老人家您不是在讲玄学吧？”

老者一本正经，说：

“你不是问路？”

他说是的。

“那就已经告诉你了。”

老者抬起拐杖，不再理会，沿着河岸一步一步远去了。

他独自留在河这边，乌伊镇的河那边，如今的问题是乌伊镇究竟在河哪边？他实在拿不定主意，只记起了一首数千年来古谣谚：

“有也回，无也回，莫在江边冷风吹。”

不明白这片反光有什么意义，不大的水面，树叶都落光了，灰黑的枝杆，最靠近的一棵像是柳树，再远一些更接近水面的两棵可能是榆树，面前的柳树蓬松细的枝条，后两棵光秃的枝桠上只有些小杈，那反光的水面上不知是否结了冰，天冷时，早晨有可能结上一层，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没有雨，没有动静，树枝并不摇曳，也没有风，都凝结了，如死一般，只有那么一点音乐，飘忽而不可捉摸，这几棵树长得都有些歪曲，两棵榆树分别多少向右向左倾斜，那高大些的柳树主干则偏向右，在主干上生出的三根几乎同样粗细的枝杈又都向左，毕竟取得了一种平衡，然后，就固定不动了，像这片死水，一张画完了的画，不再有任何变化，也没有改变的意愿，没有骚乱，没有冲动，没有欲念，土地和水和树和树的枝桠，水面上几道黑褐色，称不上洲，渚，或岛屿，只能算是水中隆起的几小块土地，可毕竟还有点意味，否则，这水面就单调得不自然，水边还长着一棵引不起注意的小树，在最右边，长得不高，向四面分出好些枝子，像干枯的手指，这比喻未必恰当，张开就是了，并无收拢的意图，而手指可以收拢，都没有意味，最近的这棵柳树下，有块石头，供人坐着乘凉的？还是水大漫过来的时候行人可以倒脚不湿鞋子？也许什么都不为，也许根本就不是石头，不过两个土块，那里可能是一条路，或近乎于路，通向这水